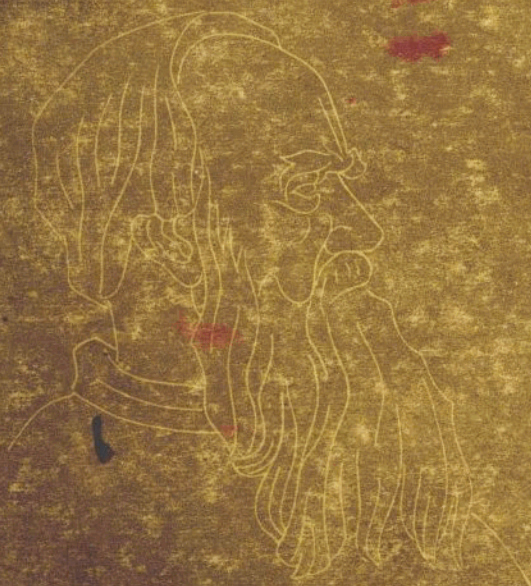




列·托尔斯泰选集

战争与和平

第一 部

1

西欧的軍隊从一八一一年的年底开始擴充和集中，在一八一二年，这些軍隊——几百万人（包括運輸和供養軍隊的人），自西向东，向俄國边境移动，而俄國軍隊从一八一一年起，也同样地向边境集合。六月十二日，^① 西欧的軍隊越过了俄國边境，于是开始了战争，即是發生了違反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事件。几百万人，互相地犯了数不尽的罪惡、欺騙、叛变、偷窃、造假文件、發假鈔票、搶劫、縱火、殘殺行为，这是在若干世紀的全世界法庭的年刊里都容納不下的，但是在这时候干下这些勾当的人們，并没有把这些行为看作犯罪。

这个非常的事件是怎么造成的？它的原因是些什么？歷史家們憑着單純的信念說，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奥尔頓堡公爵所受的屈辱，大陸政策的未能遵守，拿破侖的野心，亞力山大的固執，外交家們的錯誤，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路密安采夫，或者塔來隆在接見与宴会之間，善为努力，寫一通更巧妙的牒文，或者拿破侖寫信給亞力山大說：“*Monsieur mon frère, je consens à rendre le duché au duc d'Oldenbourg*, [仁兄陛下，我同意恢復奥尔頓堡公爵的公國，]”战争就不会發生了。

当然，这事件在当时的人士看来是这样的。当然，拿破仑觉得，战争的原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爱侖那島上这么说的）；当然，英国國會議員觉得，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頓堡公爵觉得，战争的原因是对他所施的暴行；商人以为，战争的原因是毁坏欧洲的大陸政策；老軍人、將帥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需要利用他們去打仗；当时的皇朝正統主义者觉得，原因是必須恢复 *les bons principes* [高尚的气節]，而当时的外交家們觉得，这一切是由于一八〇九年的俄、奧联盟沒有十分嚴密地瞞住拿破仑，由于第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辞欠妥。当然，在当时的人士看来，有这些原因，还有無窮無尽的原因，它們的数量的多寡是随着無數的观点差异而定的；但在我們后代的人看来，这些原因是不完备的，我們充分地观察这个既成事实的規模，并且探究它的簡單而可怕的意义。我們不能了解，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屠殺互相蹂躪，是因为拿破仑有野心，亞力山大固执，英国的政策狡猾，以及奥尔頓堡公爵受屈辱。我們不能够了解，这些事情与屠殺、暴行之类的事实有什么关系；也不了解，为什么因为公爵受屈辱，欧洲另一边的成千上万的人便去屠殺、毀滅斯摩稜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人，并且被那些地方的人殺死。

在我們非歷史家的后代人看来，它的原因是数不尽的，我們沒有被研究程序所迷惑，因此能够运用不受蒙蔽的常識來观察事件。我們研究它的原因愈深入，我們發現的原因愈多；并且每个單獨分开的原因，或全組原因，在我們看来，本身都是同样正确；而它們和事件的規模比較起來都是無足重輕，从这一点上看來，又顯得是同样錯誤；沒有其他同时發生的原因，它們便不能

① 毛注：合新歷六月二十四日

造成事件，从这一点上看，也顯得是同样錯誤。第一个法國伍長願意或拒絕服第二次的兵役，和拿破侖拒絕把軍隊退過維斯拉河，拒絕恢復奧爾頓堡公爵的公國，在我們看來，同样是原因；因为，假使他不願服兵役，第二个也不願，第三个以及第一千个伍長和兵士都不願，則拿破侖的軍隊將減少那么多的人，戰爭便不會發生。

假使拿破侖不因为要求他退過維斯拉河而發怒，不命令軍隊前進，便沒有戰爭；但是假使所有的軍曹都不願意服第二次的兵役，也不會有戰爭。同样的，假使沒有英國的陰謀，沒有奧爾頓堡公爵，沒有亞力山大的受屈辱的情緒，沒有俄國的專制政體，沒有法蘭西革命和後來的獨裁和帝國，以及產生法蘭西革命的一切條件，以及其他原因，也不會有戰爭。這些原因當中少掉了一個，便不會發生任何事情：所以，是這一切原因——無窮盡的原因——湊合在一起，產生了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原因是事件的唯一的原因，而事件一定要發生，只是因为事件一定要發生。幾百萬人一定要喪失他們的人性和理智，從西到東，屠殺同類，正如同幾世紀前，許多群的人從東到西，屠殺同類一樣。

拿破侖和亞力山大的話似乎能決定戰爭發生或不發生。他們的行為不是自主的，正如同每個由於抽籤或征集而參戰的兵士的行為一樣。這是不得不這樣的，因為要使拿破侖和亞力山大的意志得以實現（似乎那事件是這兩個人決定的），就必須同時具備無數的條件，這些條件當中少掉了一項，事件便不能發生。這幾百萬人（真正的權力是在他們的手裡），這些放槍的運送給養和大炮的兵士們，必須同意去執行這些個別的軟弱的人的意志，並且被無數的、複雜的、各種各樣的原因引到這一步。

為了說明不合理的事件，歷史中的定命論是不可避免的，

(不合理的事件,是我們不了解它的道理的那種事件。)我們愈要力求理性地解釋這些歷史事件,愈覺得這些事件是不合理的,不可解的。

【人都為他自己而生活,利用他自己的自由去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並且憑他整個的心靈感覺到,他能立刻去完成或者不完成某種行為;但是他一旦完成了某種行為,這個在某一段時間內所完成的行為,便不能挽回,並且成為歷史的所有物,它在歷史中的意義不是自由的、而是預先規定的。

每個人的生活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個人的生活,它的趣味越抽象,它便越自由;一方面是基本的群體的生活,個人在群體里不可避免地要遵守那為他預先規定的法則。

一個人為他自己有意識地生活著,但他是達到全人类的歷史目的的一種無意識的工具。人所做過的行為是不可挽回的,一個人的行為,和別人的無數行為同時發生,便有了歷史的意義。一個人在社會階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關係的人愈多,他對於別人的權力愈大,他的每件行為的預定性和必然性是愈明顯。

“帝王的心是在上帝的手里。”

帝王——是歷史的奴隸。

歷史,即是人類無意識的、共同的、群體的生活,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鐘,作為達到歷史目的的工具。

雖然拿破崙此刻,在一八一二年,比較任何時候,更加覺得 *verser ou ne pas verser le sang de ses peuples* [他的人民是否流血],取決於他(如亞力山大在寫給他最後的信中所說的),但拿破崙此刻,比較任何時候,更加服從那些不可避免的法則,這些法則強迫他去為人群、為歷史,做那必須做的事情。(而在他自己看

來，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在行動。）

西歐的人向東歐移動，為了互相屠殺。並且按照原因同時出現的法則，有千千万萬的小原因配合着這個事件，並且和這個事件同時發生，為了產生這個運動和這個戰爭：對於不遵守大陸政策的譴責；奧爾頓堡公爵的屈辱；軍隊向普魯士的移動（在拿破侖看來），這只是為了獲得武裝和平；法國皇帝對於戰爭的愛好和習慣，和他的人民的願望相符合；迷惑於備戰的宏大規模；備戰的費用；要求獲得利益來彌補這些費用；在德來斯登的令人醉心的光榮；外交家的談判，在當時人士看來，這些談判是本着求和平的誠摯願望而進行的，但它只損傷了雙方的自尊心；還有無窮無盡的別種原因，配合着所發生的事件，並且和它同時發生。

蘋果熟了便要下墜——它為什麼下墜？是因為它受了地面的吸引，還是因為果柄萎枯，還是因為它被太陽曬干，還是因為它重了，因為風吹動它，還是因為站在下邊的小孩想要吃它？

沒有一種是原因。這一切只是在發生任何有生命的、有機的、重要的事件的時候的同時發生的條件。植物學家發現蘋果下墜，是因為細胞組織分解，等等，這和站在樹下的小孩說蘋果下墜因為他想吃，因為他祈禱下墜，是同樣的對。有人說拿破侖到莫斯科去是因為他想要去，並且他潰敗是因為亞力山大想要他潰敗；這和別人說：掘空的傾圮的一百萬噸的山坍塌下來，因為最後的礦工在下面鑿了最後一斧，是同樣的又對又不對。在歷史事件中，所謂偉大人物只是一種標籤，標誌事件各項名稱而已，他們同標籤一樣，和事件本身的关系是極其微少的。

他們的每件行為，在他們自己看來是自主的，但是從歷史意義來說，它是不自主的，而是與整個歷史過程有關的，是在永恒中注定的。

2

五月二十九日，^①拿破侖离开了德來斯登，他在这里过了三个星期，在他的周圍好像是有整整的一个朝廷，其中有親王們，公爵們，國王們，甚至还有一个皇帝。拿破侖在起程之前，对受恩寵的親王們、國王們、和皇帝表示了恩寵，責罵了他所不滿意的國王們和親王們，他把自己的即是他从別的國王們那里搶來的鑽石和珍珠贈給奧國皇后，他并且像他的歷史家所說的，親愛地擁抱了瑪麗·路易絲皇后，然后离开她，这离别的痛苦似乎是她不能忍受的，这个瑪麗·路易絲認為他是她的丈夫，但他在巴黎另有一个妻子。虽然外交家們还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且热心地向这个目标努力，虽然拿破侖親自寫信給亞力山大皇帝，称他 *Monsieur mon frère* [仁兄陛下]，并且誠懇地向他保證說，他并不希望战争，并且永久地敬重他爱他——但他到軍隊里去了，并且从每一个驛站發出新的命令，要軍隊加速从西向东的运动。他坐着六馬旅行車，在前后左右的侍从、副官、衛兵之間，順着波森、托尔因、但澤、和剌尼格斯堡的道路前進。每个城市中有成千成万的人战栗地狂喜地迎接他。

軍隊从西向东移动，替換的六馬順这个方向拖他前進。六月十日，他赶上了軍隊，并且在維爾考維斯基森林过夜，他住在一个波蘭伯爵的田庄上为他預备的行营里。

① 毛注：托氏在这里用了新歷，大概是因为薩克遜（德來斯登所在之邦）用新歷。在后边他又用旧歷。从文字上看，拿破侖从德來斯登到俄國边境走了十二天（五月二十九到六月十日）实际上却是双倍的时间。

第二天拿破侖越過了軍隊，坐車到達聶門河①，換了波蘭的制服，來到河岸上，視察渡河的地点。②

拿破侖看見了对岸的 *les Cosaques*〔哥薩克兵〕和廣大的草原(*les steppes*)，在草原的当中是 *Moscou la ville sainte*〔聖城莫斯科〕，好像是馬其頓王亞力山大所去过的西徐亞的王國的首都。他出人意外地，違反战略和外交的理由，下令前進，于是在第二天他的軍隊开始渡过聶門河。

十二日清晨，他走出了这一天扎在聶門河斜陡的左岸上的营帳。他在望遠鏡里觀看从維爾考維斯基森林中涌出來的他的軍隊正像潮水一樣地在穿过聶門河的三座桥。軍隊知道皇帝在場，尋找着他，當他們發現了一个身穿大衣、头戴礼帽、离开他的侍从站在山边帳棚前面的身影的时候，他們把帽子向天空拋着，呼喊著：*Vive l'Empereur!*〔皇帝萬歲！〕并且前后相連着，从那一一直遮蔽着他們的廣大的森林里不断地涌出，然后分为三路，从三座桥上渡到了对岸。

"On fera du chemin cette fois-ci. Oh! quand il s'en mêle lui-même, ça chauffe……Nom……de Dieu……Le voilà! Vive l'empereur! Les voilà donc les stepps de l'Asie! Vilain pays tout de même. Aurevoir, Beauché; je te réserve le plus beau palais de Moscou. Au revoir! Bonne chance……L'as tu vu, l'empereur? Vive l'empereur!……preur! Si on me fait gouverneur aux Indes, Gérard, je te fais ministre du Cachemire, C'est arrêté. Vive l'empereur! Vive! Vive! Vive! Les

① 毛注：聶門河在一八一二年是俄國与波蘭間的边界。

② 毛注：拿破侖換波蘭軍裝（見大尼列夫斯基歷史），矛槍騎兵泅水过河（見蒂叶尔歷史），簡短生動地表示他和波蘭的關係。波蘭人希望戰后獨立，拿破侖小施恩寵，予以鼓勵。

gredins de Cosaques, comme ils filent. Vive l'empereur! Le voilà! Le voistu? Je l'ai vu deux fois comme je te vois. Le petit Caporal..... Je l'ai vu donner la croix à l'un des vieux..... Vive l'empereur!〔現在我們要進軍了。啊！他自己一出馬，事情就起勁了……憑天發誓，……他在那里！……皇帝萬歲！那些地方就是亞細亞草原！仍然是骯髒的國家。再見，保涉；我要替你保留着莫斯科最好的皇宮。再見！祝你走好运……你看見了皇帝沒有？皇帝萬歲……萬歲！假使我做了印度總督，熱拉爾，我放你做卡涉米爾大臣，就这么定了。皇帝萬歲！萬歲！萬歲！萬歲！這些哥薩克混蛋們，看他們跑得那樣子哦。皇帝萬歲！他在那里！你看見他嗎？我看見他兩次，就像我現在看見你一樣。這個矮小的伍長……我看過他給一個老兵十字勳章……皇帝萬歲！〕”這都是各種各樣性格和社會地位的，年老和年少的人的聲音。在所有的這些人的臉上顯出了同樣的表情：為了盼望很久的進軍的开始而高興，和對於穿灰色大衣的、站在山上的人的狂喜和效忠。

六月十三日，有人把一匹純種阿拉伯小馬牽到拿破侖面前，他騎到馬上，向聶門河的一座橋上奔馳而去；他的耳朵被熱烈的喊聲不斷地震着，他忍受着這些聲音，顯然只是因為不能禁止他們用這些喊聲表現他們對他的愛戴；但這些喊聲，處處跟隨他，擾亂他，使他不能考慮軍事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在他加入軍隊以後便盤踞在他心中的。他從蕩動的浮橋上到了河的對岸，向左急轉，向考夫諾方面奔馳而去；高興得不能透氣的、狂喜的騎衛隊在前面奔馳着，在大軍中開道。他到了廣闊的維利亞河，停在岸邊的波蘭矛槍騎兵團的附近。

“皇帝萬歲！”波蘭人同樣狂喜地喊叫；他們混亂了行列，並且互相擁擠，爭着看他。

拿破侖看了看河，下了馬，坐在岸边的一根木头上。依照他的無言的暗示，他們遞給他一只望遠鏡，他把望遠鏡搭在一个跑到他面前的、快乐的侍从的背上，开始观察对岸。然后他專心地注視着打开在木头中間的地圖。他没有抬头，說了什么，于是他的两个副官騎馬跑到波蘭矛槍騎兵那里去了。

“什么？他說了什么？”这声音，在一个副官跑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从波蘭矛槍騎兵的行列中發了出來。

命令是，找到了徒涉場以后，便涉水到河的对岸去。波蘭矛槍騎兵上校，一个美丽的老人，紅了臉，兴奋得言語錯乱，他問副官，可否准許他不找徒涉場，便率領矛槍騎兵游泳过河。他顯然怕遭拒絕，好像小孩子要求准許騎馬一样，他要求准許他当皇帝的面游泳过河。副官說，也許皇帝不满意这过分的熱心。

副官剛剛說了這話，这个有鬚鬚的老軍官，便面色高兴、眼睛發亮地，举起指揮刀，喊：“皇帝万歲，”并且下了命令，要矛槍騎兵跟着他，他刺了馬，向河里奔跑。他狠狠地刺了一下身下的躊躇不前的馬，然后彙進水中，向急流的深处泅去。几百个矛槍騎兵跟着他奔馳。在河当中的急流深处是寒冻而危險的。矛槍騎兵墜下馬來，相互抓揪着。有些馬淹死了，有些人淹死了，其余的人有的在鞍上，有的抓着馬鬃，努力泅渡。他們努力向前，向河对岸游着，虽然在半徑之外有徒涉場，他們却以此为荣，就是：他們在一个人的眼前游泳渡河并且在河里淹死，而这个人坐在木头上，連望也沒有望他們在做什么。回轉來的副官，选了適當的時間，大胆地請皇帝注意波蘭矛槍騎兵对他的效忠，这时候，这个穿灰大衣的矮小的人站立起來，并且把柏提揆叫到面前，开始同他在岸上來回走动，向他發出指令，偶尔不高兴地望望那分散他的注意的淹死的矛槍騎兵。

他有一种信念，就是，他出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非洲直到莫斯科草原，都能够同样地令人驚惶失措，使人去做忘我的疯狂行为。这样的信念是他习以为常的。他命人牽了馬來，然后騎馬回他的野營。

虽然派了船去撈救，却有大約四十个矛槍騎兵在河里淹死了。大部分的人被冲回这边岸上來了。上校和几个矛槍騎兵泅过了河，并且吃力地爬上了对岸。他們穿着透湿的、淋水的衣服，一上了岸就喊，“皇帝万歲！”他們狂喜地望着拿破侖站立的地方，但他已經不在那个地方，那时候，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幸福的。

晚間，拿破侖下了兩道命令：一个是要尽可能地赶快運來印好的、要在俄國使用的俄國假鈔票；一个是要槍斃一个薩克遜人，在他的被搜出的信件里發現了关于法軍的各項命令的情報；还下了第三个命令，就是把那个不必要地跳進河里的波蘭上校列入榮譽团（*Légion d'honneur*），拿破侖便是这榮譽团的首領。

Quos vult perdere—dementat.〔要誰毀滅——夺其理智。〕

3

俄國皇帝这时候在維尔那住了一个多月，主持閱兵和演習。对于大家所預料的战争，毫無准备，而皇帝却原是为了战争的准备从彼得堡到这里來的。总的作战計劃是沒有的。在所有的已經提出的計劃中，不知道應該采用哪一种——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形，当皇帝在总司令部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是更加厉害了。三个軍各有自己的总司令，^①但是各軍之上还没有統帥，皇帝自己也没有担任这个名义。

皇帝在維爾那住得越久，对战争越沒有准备，大家等待战争等得厭倦了。环绕在皇帝周圍的人們的意圖，似乎只是要使皇帝愉快度日，忘掉迫近的战争。

在波蘭豪貴們、朝臣們、和皇帝本人所举行的許多次跳舞会和慶宴之后，在六月里，有一个波蘭侍从武官長想要各位侍从武官長为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意思被大家高兴地接受了。皇帝表示了同意。侍从武官長們收集了釀資。最能取悅皇帝的妇人，被邀請担任舞会主持人。維爾那省地主別尼格生伯爵借出他的郊外房子举行慶宴，于是定于六月十三日在別尼格生伯爵城外住宅薩克來特举行舞会、宴会，賽船，和放焰火。

就在拿破侖下令渡聶門河，他的先鋒队赶走了哥薩克兵，越过俄國邊境的那一天，亞力山大在別尼格生的別墅里，在侍从武官長們所举行的跳舞会里，度他的夜晚。

那是快乐而輝煌的宴会；內行的人說，在一个地方聚集这么多美人，是少有的事。別素号娃伯爵夫人也在随同皇帝从彼得堡到維爾那來的其他俄國貴妇之內，她在这个跳舞会里，以她的笨重的所謂俄國式的美盖过了纖巧的波蘭妇女。她被人注意，并且皇帝邀她跳舞。

保理斯·德路別茲考，像他所說的，*en garçon*〔單獨〕居住，把妻子丟在莫斯科，他也在这个跳舞会里，虽然不是侍从武官長，却为跳舞会出了一大筆份金。保理斯現在是富人，地位很高，已經不再求人庇護，而和同輩中位置最高的人立于平等的地位了。在維爾那他遇見了愛侖，他已經多時沒有看見她。因为愛

① 毛注：三个軍是（一）巴克拉·德·托利指揮的西面軍，（二）巴格拉齊翁指揮的南面軍，（三）奧國邊境托爾馬索夫指揮的后备軍。齊恰考夫的第四軍尚在土耳其邊境，在拿破侖自俄國撤退時，才參加戰鬥。

命正享受着一个很重要的人的寵愛，保理斯是新近結婚的，他們沒有提起過去，彼此却像要好的老友一樣。

夜間十二點鐘還在跳舞。愛命沒有適當的舞伴，親自邀保理斯跳美最佳舞。他們是第三對。保理斯冷淡地注視着愛命的在鑲金黑紗長衫外邊袒露着的艷麗的肩臂，談到他們的舊友；同時，他自己和別人都沒有覺得，他一秒鐘也不停地注意着在同一舞廳里的皇帝。皇帝不在跳舞；他站在門口，用那種只有他一個人會說的親切的言語時而停止住這一對、時而停止住另一對跳舞的人。

在開始跳美最佳舞的時候，保理斯看見了皇帝的最親信的人、侍從武官長巴拉沙夫走到皇帝面前，不合朝儀地站得和皇帝很近。皇帝正在和一個波蘭太太談話。和波蘭太太說了話以後，皇帝向他詢問地望了一下，顯然，明白了巴拉沙夫這麼做，只是因為有重大的理由才這麼做的。皇帝向那個太太微微地點了點頭，便轉向巴拉沙夫。巴拉沙夫剛開始說話，皇帝的臉上便露出了驚異。他拉了巴拉沙夫的手臂，同他走過舞廳，不自覺地，在前面的讓路的人羣中，分開了一條大約有三沙繩寬的走道。保理斯注意到在皇帝和巴拉沙夫同走時阿拉克捷夫的興奮的臉色。阿拉克捷夫皺眉望着皇帝並且用紅鼻子嗅着氣，從人羣中走出來，似乎等待着皇帝垂詢他。（保理斯知道，阿拉克捷夫嫉妒巴拉沙夫，他不願意那麼顯然重要的新聞不經過他傳達皇帝。）

但是皇帝和巴拉沙夫沒有注意阿拉克捷夫，穿過了外邊的門，走進了燈火明亮的花園。阿拉克捷夫摸着佩刀，並且狠狠地四顧着，跟在他們後邊大約二十步。

保理斯在表演美最佳舞的各節時，這個問題不斷地煩惱着他，就是，巴拉沙夫帶來了什麼消息，而他要怎樣才能够比別人先知道這個消息。

在一个舞節中，他應該选几个妇女，他低声向爱侖說，他想要选波托茲卡雅伯爵夫人，而她似乎到露台上去了，于是他的脚在鑲木地板上滑着，穿过外边的門，跑進花園，看見皇帝和巴拉涉夫走進涼台，便停了步。皇帝和巴拉涉夫向着門走來。保理斯着慌了一下，似乎來不及走开，恭敬地挤到門边，垂下了头。

皇帝好像一个受了侮辱的人那样地激动着，說完了下边的話：

“不宣战，就侵入俄國！我要等到沒有一个武装的敌人留在我國的时候，才講和平。”

保理斯觉得，皇帝滿意他說的这些話：他滿意的是他的思想的表現方式，但是不滿意的是保理斯听到了这話。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皇帝皺了皺眉加上一句。

保理斯知道，这話是对他而言的，于是他閉了眼，微微地垂着头。皇帝回到舞廳，又在跳舞会里留了大約半小时。

保理斯最先知道法軍渡过聶門河的消息，因此，有机会向几个要人表示他知道許多別人不知道的消息，并因此有机会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提高他自己的地位。

法軍渡过聶門河的意外消息，在一个月的徒然的期待之后，顯得特別意外，而且是在跳舞会里！皇帝，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在震怒与憤慨的影响之下，想出了那句日后著名的、他自己既認為滿意并且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情感的話。从跳舞会里回去以后，皇帝在夜里兩点鐘召見秘書錫施考夫①，命他寫一个指令給軍隊，寫一个諭旨給元帅薩退考夫公爵②，在这里面，他堅持地要加進这句话，就是要到沒有一个武装的法兵留在俄國境內时，他才講和。

第二天便寫了下面的法文的信給拿破侖：

仁兄陛下，昨天我知道你的軍隊，不顧我遵守我對陛下的義務的誠意，侵入了俄國邊境，並且我此刻接到彼得堡的文書，勞理斯頓伯爵①在文書中提起此番侵略的原因，說陛下認為自庫拉根公爵索取護照時，即和我處在戰爭狀態中。巴薩諾公爵②拒絕發給護照的理由，決不能使我認為，我的大使的行為可以作為此番侵略的借口。事實上，正如他自己所聲明的，大使並未奉得命令提出此項要求，並且我一知道了這事，就向他表示我是多么不滿意，並且命他繼續供職。假使陛下不願意因此種誤會而使我們的人民流血，並且同意把你的軍隊退出俄國的領土，我便毫不介意所發生的一切，並且我們可以諒解。如其不然，我將被迫抵抗侵略，這侵略完全不是我方引起的。要使人類避免新戰爭的痛苦，這仍然端賴陛下了。我是……亞力山大（簽字）

4

六月十三日夜里兩點鐘，皇帝召見巴拉沙夫，向他宣讀了寫給拿破侖的信，命令他去送這封信，並且要親自交給法國皇帝。

① 毛注：A. S. 錫施考夫海軍上將（1754—1841）為斯撒然斯基的繼任人。

② 毛注：N. I. 薩退考夫（1736—1816）曾為亞力山大的教師，一八一二年，兼任內閣總理。

③ 毛注：即 A. J. B. Law，（1768—1828）為 John Law of Lauriston 之侄孫，一八一——一二年為法國駐俄大使。

④ 毛注：即 H. B. Maret（1763—1839）曾在一八一——一二年任拿破侖之外交部長。

派遣巴拉沙夫時，皇帝又向他重復說道，要到沒有一個武裝的敵人留在俄國境內時，他才講和，並且命令他一定要把這話傳達拿破侖。皇帝沒有把這話寫在給拿破侖的信中，因為他憑他的機敏，覺得此刻，和解的最後努力正在進行，把這句話寫了出來是不相宜的；但是他堅決命令巴拉沙夫親自把這話傳達拿破侖。

巴拉沙夫由一個號手和兩個哥薩克兵陪伴着，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之間的夜里起程，黎明時，到了聶門河這邊銳康特村法軍的前哨。他被法國騎兵崗哨阻止了。

法國驃騎兵軍曹，身穿紅制服，頭戴毛蓬蓬的帽子，向着前進的巴拉沙夫呼喊，命他停下來。巴拉沙夫並不馬上停下來，却繼續在大道上緩行着。

軍曹皺了皺眉，說出一些冒罵的話，把馬的胸部對着巴拉沙夫，向前走動，握了佩刀，粗野地向俄國將軍呼喊，問他：他沒有聽到對他所說的話，是不是聾子。巴拉沙夫報了自己的姓名。軍曹派了兵去報告長官。

軍曹沒有注意巴拉沙夫，開始和同伴們談着自己團里的事情，沒有望俄國將軍。

巴拉沙夫一向接近最高的勢力與權威，在三小時之前還同皇帝談過話，並且習慣了因為自己的職位而受到的尊敬，此刻，在這裡，在俄國境內，他看見了這種敵意的，尤其是对他不敬的粗暴態度，覺得異常奇怪。

太陽剛剛開始從烏雲的下邊升上來；空氣是新鮮的、帶着露氣的。在大路上有一群從村莊上趕出來的牛。在田野里，百靈鳥好像水里冒起的泡一樣，一個一個的，咕咕地急沖地飛起。

巴拉沙夫環顧着四周，等候軍官從村莊里來到。俄國哥薩克兵和號手同法國驃騎兵都沉默着，時時互相地望着。

法國驃騎兵上校，顯然是剛才起床的，騎着美麗的肥肥的灰色馬，由兩個驃騎兵陪伴着，從村莊裏走出來。軍官，士兵，和他們的馬，都顯出滿足而漂亮的样子。

這正是戰役的初期，在這種時候，士兵們還在整齊的、幾乎是檢閱的和平活動中，但是在衣服上顯出耀武揚威的意味，並且顯出快樂進取的精神，這都是一向在戰役開始時所有的情形。

法國上校費力地壓制了呵欠，但很恭敬，並且顯然明白巴拉涉夫的重要性。他領他走過士兵面前，走到前哨的後邊，並且告訴他說，他謁見皇帝的願望大概馬上可以實現，因為皇帝的行營，就他所知，是不遠的。

他們穿過銳康特村，經過法國驃騎兵系馬處，經過哨兵和士兵身邊，他們都向他們的上校致敬，並且用好奇的目光望着俄國制服。他們走到村莊的另一邊。據上校說，師長是在兩公里之外，他將要接見巴拉涉夫並領他到達目的地。

太陽已經升起，並且愉快地照着明朗的綠野。

他們剛走過一個旅店，走上山，便看見山下有一群騎馬的人迎面而來，在他們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騎在黑色馬上，馬具在陽光下閃爍着，那人戴着有花翎的帽子，黑髮披到肩頭，披着紅斗篷，兩只長腿，照法國人騎馬姿式，向前伸着。這個人騎着馬向巴拉涉夫迎面奔騰，他的花翎、寶石和金花邊，在明亮的六月陽光下閃爍着，顫動着。

巴拉涉夫和那個騎馬迎面而來的，身上有手鐲、花翎、項圈、金刺繡、臉上有戲劇性的嚴肅表情的人，相隔兩匹馬距離的時候，法國上校尤爾奈恭敬地向他低聲地說：“*Le roi de Naples.* [那不勒王。]”確實這個人就是牟拉，現在被稱為那不勒王。雖然一點也不明白，為什麼他是那不勒王，但他們卻這麼稱他，並且他